新惊险小说译丛

逃出盗窝

君特·布劳恩
約哈那·布劳恩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新惊险小说译丛

逃出盗窝

君　特·布劳恩
约哈那·布劳恩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这是民主德国新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惊险丛书之一。

这故事是写：西德的一个车床工人的儿子，父母死了之后，他那个法律保护人——一个资本家把他送进了没有自由的教养院里去。一个强盗把他骗了出来，要他做助手。他为了要做一个正直而自由的人，不愿做罪犯，决意逃出盗窝；但是这愿望在西德是无法实现的。最后，他历尽了艰难险阻，逃到了民主德国，他才实现了这个愿望。从这孩子短短的经历中，深刻的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摧残儿童的罪恶。

本书原名“内中一个说：我不来”。

Gunter Und Johanna Braun
Einer Sagt Nein
Verlag Neues Leben Berlin，1955

逃　出　盗　窝
君　特·布劳恩
约哈那·布劳恩 著
廖　尚　果　译
*
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许可证出〇〇一号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一　号
新华书店江苏分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粍 1/36　印张 1 5/6　字数 34,000
一九五七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二月南京第二次印刷
印数　18,001－22,000

那是夏末一个赤日炎炎的下午，在汉堡附近的公路上响着一辆运货马车的轮蹄的声音。车上装着新锯好的木板。坐在前头驾御着那匹瘦马的男子，浮肿的脸，水汪汪的蓝眼睛，毫不用力地拿着那条缰绳无目标地望着前头。忽然，他把上身转过来，推着他背后那一捆麻布袋，轻轻地说:“现在可以出来了。”

麻布袋一移动，钻出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他有一张瘦削的脸，鼻子上堆满了雀斑，乱蓬蓬的头发。一接触到阳光，他的眼睛眯了起来。他一边笑着，一边拍掉肩膀上的刨花。

“到了点名的时候看不见我，他们一定会诧异。我们做得真好。”

那男子沙着喉咙回答:“你的运气不错。”

“没有好运气还成？过去我都是倒霉。你现在到哪里去？”

“回家。”那男子说。“你可以一块去。”

“你用我做伙计吗？”

“雇用一个从教养院出来的人，要好好地考虑过才成。”

“这样吗？”他皱着鼻子问。“那么你为什么把我带出

来呢？不是你，我怎能够逃出来。我以为永远不会有自由的希望了。……那里面真的比地狱还惨。”

“是吗？”

“当然啦！每天吃糙得要命的麦汤和搭着一些糖浆的面包，一天到晚在田里、在锯木厂里工作，还要挨打，钱是一个都没有的。夜里把衣裳拿走，你要逃也逃不了。还有那些同住在一块的贼骨头！你要和他们同住过，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你是什么呢？”那男子这样讥讽他。

“我是一个到处流浪的无业游民。有一次，我从一列货车里就在车站的附近跳了出来，警察把我抓住了。这不是一桩极平常的事吗？”

“你有父母吗？”

“死光了。”

“没有亲戚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父亲是在非洲战死。母亲和我是临时搬到汉堡这边来的。我们的生活很苦，连一间屋子都没有。但是我并不垂头丧气。我对母亲说：“我们总有一天，会搬出这个地洞的。我好好地在学校里念书，将来我们租一所房子……。’有一天，我由学校回来，她死了，她是害肺病死的。”

那男子低着头，做出一付表示同情的样子，很和蔼地

对他说：“人生就是如此。但是，我的好孩子，不要害怕，我帮助你变成一个了不起的好汉。我正用得着象你这样一个孩子。你愿意替我工作吗？”

那少年想了一会才回答：“你是做木材生意的吗？”他说时，手指着那些木板。

“这是我替别人运的，省得他自己到锯木厂那边去运。”那男子这样向他解释。“我做的什么生意，让你自己看好了。我们的营业范围很广。”

“我叫做维夫力·哈尼。”那少年不加思索地回答。“假如你愿意用我的话，我愿意替你做工。我什么事情都做。必要时，我可以扛得起一百磅重的东西，还可以打扫猪栏、牛栏，或者通阴沟——最要紧的一着，就是我自由了。我从前不知道，什么叫做自由。……在教养院里面我才认识了自由的意义。做一个男子汉，自由的男子汉，不受稽查员监督。你要什么，便做什么，一个不高兴，你可以不干。”

他说话的时候，伸了一个懒腰，并回头望了一回。他后面是一条积满了尘土的公路，再过去转几个弯，就是锯木厂，锯木厂的前头就是那个教养院。“我还没有谢谢你呐。……你叫什么名字？”

那男子把手按着维夫力，叫他坐下去。“你叫我奥士卡叔叔就成了。”

奥士卡叔叔在汉堡的一个厂棚里面安排好他睡觉的地方。三天后，他开始替奥士卡叔叔工作了。奥士卡叔叔叫他和两个他不认识的年轻人，从汉堡港口的一个栈房里面，把几个木箱子拿出来，放在奥士卡叔叔预先告诉他们的那个地窖里面。

奥士卡叔叔还对他说，要他半夜十二点钟到港口去，他很诧异地问："为什么要在半夜呢？"

"我们时常在半夜里工作！"奥士卡叔叔很冷静地对他解释道。"用不着让那些警察知道。"

"那末，这不是叫我们把那些木箱子偷出来吗？"

"给你猜中了。"

第二天奥士卡叔叔叫他去通知一个男子再把那些木箱子运走。到了第三天，奥士卡叔叔指着一个先生对他说了些话，要他跟踪这个先生，要他告诉奥士卡叔叔：这个先生什么时候由银行里走出来，走到哪里去，后来奥士卡叔叔又要他站在车站附近的一个地方看风色，奥士卡叔叔自己和他的几个朋友走进停在那里的一列货车里面去了。等到他们背着好几袋东西从货车里面走出来后，维夫力低声问："这不是偷来的吗？"

这次奥士卡叔叔打了他一个耳光说："把嘴闭起来。难道一切都要让有钱的人们吞进肚子里面去，不应该也让我们拿些出来平分吗？"

维夫力心里想：这话也不错。他一边想，一边用手背凉凉自己那张火热的脸。“有钱人什么东西都有，我们分他几袋东西也算不得罪过。”他忽然想起小时候读过的那些故事，想起那些有良心的强盗，抢了商人的东西，分给那些穷人。他想到这里，就得到了一个结论：“好的，我现在就做强盗，放胆去抢东西，人们不给我的，我自己凭本事把它弄来就是……”

维夫力恨透了那些有钱人。当初不是一个有钱人把他送进教养院里面去的吗？当他那一次在车站附近从货车里面跳出来时，被警察抓去了，那个说是负责增进青年幸福的青年局局长给了他一个法律监护人。这个法律监护人是一个制造各种刷子工厂厂长。他很有钱，外表上很和气。他家里养着一缸缸的，各式各样的鱼；一笼笼的，各式各样的鸟。他并没有禁止维夫力，欣赏这些鱼、鸟。有一天他对维夫力说：“我的儿子，我替你考虑过了，对你最适宜的是我们的教养院。你在那里面可以学会许多本事，你这个小流氓可以交结许多规规矩矩的人做你的朋友。”维夫力回答他，不愿意进教养院。他于是动起气来，大声地骂：“你这个忘恩背义的小畜牲，我化了不晓得多少时间，才替你在教养院里面弄到了一个名额，你竟不愿意去。但是，我何必要问你愿意不愿意呢？明天让教养院派人来把你带去就是。”——

维夫力现在决意要报仇。他预备先弄得一些钱，然后学会一些手艺，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不管是什么职业，只要是职业就成了。

一天天的过去，奥士卡叔叔口头上虽然说会分钱给他。但是除了给他付掉床位的租钱之外，只给过他几个马克的零用钱，有时候也只是替他付一顿饭钱，或者一杯酒钱罢了。

维夫力想不通："我们抢了有钱人的许多东西，为什么我还是穷光蛋一个？他决意要问奥士卡叔叔，那些偷来的东西弄到哪里去了。"

"这不关你的事。"这是他得到的回答。

"什么时候才分钱给我？"他很性急地问。

奥士卡叔叔很圆滑地微笑着回答道："到你有资格的时候。"

"什么时候才算是有资格呢？"维夫力一定要知道。

"这完全要看你自己。"奥士卡说时从衣袋里拿出了两个马克交到他手里。"你要把本领学好。"他很和蔼地继续说。"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你还是个新手。我们是不会亏待你的。"

一天晚上，要他和他们圈子里面的几个喽罗抢一间珠宝铺子。他到得太迟了。他在那个约好的地方等了一会，不看见喽罗们到来；他正想回去，忽然看见好些警察

押着他那些贼骨头伙计从前面走来。幸亏他机警，居然逃脱了。

他第一次害怕起来。

“如果警察们把我抓到，我不是又要进教养院吗？”他问奥士卡叔叔。

奥士卡叔叔所答非所问地笑着说：“这事情我已经替你办妥了！”他说时手拿着一张出院证书给维夫力看；证书上面还盖着教养院的戳子和院长的签字。维夫力知道，有了这张证书，就可以在外面找事情做，所以他伸手要把它接过来。

“不许动！”

“你怎样得到了这张证书？”

“这是我的秘密。”奥士卡说时把它摺好插进衣袋里。

那天夜里，维夫力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他心里想：“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不会有好结果的。奥士卡叔叔要把那张证书交给我，我才真的是自由了。我唯有哀求他答应我这一个要求。”

过了几天之后，他对奥士卡叔叔说：“你把那张证书给我吧，我要找工作做。”

“你现在不是有工作做吗？”

“我想学一些东西。”

奥士卡叔叔从衣袋里把那张证书拿了出来，用两只

手拿着证书对他说："你再说一句，我便把它撕破，还把你交给警察。"

维夫力咽了一口唾沫，他真的哭出来了。

那家伙拍着他的肩膀说："我知道，不管什么事情，一开始总是辛苦的。很快你便会习惯的了。"

维夫力冲口说："我现在简直是过着不是人过的日子。你把那张证书给我吧，我求求你！"

奥士卡叔叔低着那个光头，涨红了脸，动都不动一下。

"你把那张证书给我吧！"维夫力再苦苦哀求道。

那家伙只把头摇了一下。

"你不给我，那我只好就这样出去找事情做。"维夫力硬着头皮说。

那家伙对着他嘘了一下。"包你出去便被警察抓去。我知道你会在警察面前做出一个懊悔的样子，淌一些骗人的眼泪，好象一切都是别人把你带坏的。……我老实告诉你吧：如果你到警察那边去，够你受罪的！他们会把你甩进青年监狱里面去，那时候我劝你预备好一副小棺材，我的小朋友。你或者以为你把别人告发了，便可以免治你的罪。那你是梦想。我规规矩矩地劝告你，你是一个聪明人，你一定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你偷偷地逃出去，或者向警察告发我们，不管你逃到什么地方，我们都

有本事把你找到。难道你真的要走绝路吗？难道你到了没有路走的时候，自杀了事吗？那张证书我是不给你的。你没有那张证书，你就是一个逃犯，随时随地，任何人都可以叫警察来抓你，你是没有路可走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要懂得这些道理才好。”

“但是，这样我不能够活下去。”

“非要你活下去不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这样活下去，但是我们不还是要活下去吗？”现在他又替维夫力打气说。“你不要垂头丧气，我的儿子。我们很快便会有足够的钱。那时候决不会有人查问我们的钱是由哪里来的。这一类的人，我认识的很多。”

维夫力脸上露出很诧异的样子。

“你可以相信我。”奥士卡叔叔使劲地说。“在我们还没有足够的钱之前，你要鼓起勇气来。我对你重说一遍：如果你逃走或者向警察局告密，那你写好遗嘱好了。我们总会把你找回来，不管你逃到什么地方。……象你这样的身份，你是绝对找不到工作做的，你可以试试看！”他们那天的谈话，就谈到这里为止。

维夫力只好挨着过他的日子了，这样的日子当然是过得不舒服的。每天夜里他总是和喽罗们一同出去做坏事，他不是把风，就是把偷来的东西运走。奥士卡叔叔象过去一样，有时候给他两三个马克，或者给他一件旧衣

裳。

他心里想：这样的日子过到什么时候才算了结呢？他害怕奥士卡叔叔，好比害怕教养院里面那个稽查员一样。奥士卡的眼睛好象每一天都对他说："你当心好了，小家伙，你逃是逃不了的，我们把你控制得牢牢的。"

过了一个时期，奥士卡叔叔给了他一个新的任务。

清早，天刚亮的时候，阳光照在汉堡那些高高的建筑物的屋顶上。马路上还没有什么行人，空中铁道、汽车和电车还没有开始通行。钟楼上的钟才敲了五下。这时候，有一辆四个轮子的板车，装满了一箱箱的水果和一篓篓的菜蔬，从阿尔斯德河南岸那个万士贝克市镇的菜市上拉出来了。前头那个男子，衣裳上面套着一件灰色的工作服，埋着头，弯着腰，一步步地拉着车子前进。他那一双耗子一般的灰色眼睛只望着脚底下那条石子路，好象一大堆的算术题目，在他的脑子里旋转。维夫力跟在板车后面，帮他推车。清早的冷气把维夫力那张有雀斑的脸都冻红了。他低着头推车，没有向左右两边望过，只轮流把插在裤袋里面的手，换那个推车的手。

在一所墙壁已经有些剥落的高房子面前，那辆板车停下来了。一级级的石阶通到地窖里面去。那个做蔬菜和水果生意的费列德列·舒太凯的铺子就开在这地窖里面。

维夫力把那一篓篓的菜蔬背进地窖里面去之后，便帮助舒太凯把那辆四轮板车推到房子后面的院子里面去。

“还有什么要我帮忙的？”维夫力问。这时候舒太凯正拿着一支粉笔把各样菜蔬的价钱写在一块黑牌子上面。

“不用你帮忙了。到后面喝杯咖啡就回去吧！”

“舒太凯先生……”歇了一下他才吞吞吐吐的说下去。“如果你……我可以……假如你高兴的话，我可取每天来帮助你。我有的是时间。”

舒太凯回答时用手指把一个划得太长的数目字揩去：“以后再说吧，现在还不成。我不知道怎样算钱给你。”

“我就这样帮助你也成。”

“凡是工作都要算钱的。”

“你以后算钱给我好了。”

“我不愿意占你的便宜。如果你愿意等……我的情形很快就会变好的。”

“你的咖啡在哪里？”维夫力忽然这样问。

“在后房那张桌子上面。”

到维夫力喝完咖啡出来，街道上已经嘈杂得很了。

他走到哈姆市区的一间小咖啡馆面前，把脚步停了下来。在玻璃窗后面他看见一个红脸汉子。他在玻璃上

面敲了一下，奥士卡叔叔便出来了。“怎样？”

“他不能够雇用我。”

“轻点说。他把那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钱吗？在后面那个小房间里。把那块绿帘子拉开来，那个钱箱就在绿帘子后面。”

“他什么时候到菜市那边去？”

“四点钟。”

“明天也去吗？”

“是的……但是我们不可以……他是一个穷人。”维夫力说时不敢望着奥士卡叔叔。

奥士卡叔叔把下巴朝前噘了一噘。“你以为他是穷人吗？他很有钱，新得了遗产，数目很大。我们探听清楚，他没有把钱存到储蓄银行里去。你明天再去帮他的忙吗？”

“去的。”

“你们从菜市出来，慢慢地走回去好了。这里一个马克。”奥士卡叔叔把钱放到他手里，自己便回到咖啡馆里面去了。

第二天下着很大的雨。舒太凯身上穿着粗毛大衣，脚上穿着胶靴，一步步地拉着车子向市场走去。雨点打着市场上的白铁屋顶，象擂鼓一般地响着；雨水冲着腌臜的菜叶，向水洼子流去。站在两旁栏着木栏杆的板车前面的马，身上滴着雨水，在冷得发抖。

等在市场入口的维夫力，终于把舒太凯等到了。他帮助舒太凯把那些菜蔬、水果搬到板车上面去。他工作得比昨天慢些，可能是因为下雨的缘故。他冷得打寒噤。

舒太凯用一张帆布把水果、菜蔬盖好了，然后对维夫力说："我们先喝一杯酒再走吧。"

舒太凯拿出两支香烟，一支衔在自己嘴里，一支递给维夫力："你也抽一支吧！"

维夫力把香烟接过来。他的手指头是湿的，因而香烟也湿了。

"你冷得打寒噤。"舒太凯很关心地说。"你再喝一杯吧，今天是我的好日子。"

"什么，你的好日子？"维夫力说时并没有望着舒太凯。

"是的，我得了遗产。到今天，刚好是四个星期。我在附近阿尔拖拿那边买了一间铺子，说好今天成交，一间很好的铺子。我的好孩子，你在我铺子里做伙计好了。我可以按月算工钱给你。"

"有这样的事？"维夫力做出一付很诧异的样子。"你不是昨天还说，你不能够算钱给我吗？"

"这是不错。"舒太凯很郑重地低声说。"我们总要事事谨慎才好。得了遗产，这是不可以随便对人说的。为了这缘故，我也不把钱存进储蓄银行里面去。我曾经在储蓄

银行里面损失了一些钱，所以我特别谨慎。”现在他又叫了两杯酒。“我相信你，维夫力。你替我卖菜。你愿意吗？”

维夫力恨不得大声叫起来回答他：“我愿意。”他的心象打铁一般地跳动着。盼望了这么久，居然可以有一份职业，一份规规矩矩的职业。

“你是不是愿意？”

“当然是愿意的。”维夫力点头答应时，他的脑筋却想着别的事情。

下过雨的街道，走起来好象比平时远得多。维夫力一边走，一边想：“他要用我做伙计，在他的新铺子里面。他为什么昨天不对我说呢？现在他不能够用我了。我不应该告诉奥士卡叔叔：他的钱是放在什么地方。我应该当作不知道，或者告诉警察……告诉警察吗？他们会把我关进教养院。那张证书在奥士卡叔叔手里。我的运气真坏。”

这样一份好的职业！或者奥士卡叔叔他们还未曾到达地窖里面；或者他们一到那边，我们也已经到了，我们可把他们吓走。

雨停止了。只是有时候还有一两点大点的水从路旁房子的檐槽滴下来。维夫力细看着舒太凯那个驼得很厉害的背和那一条伸到前头去的颈项；并看着他那双皮包着骨头的瘦手，抓着板车两旁伸出的两条棍子，一步一步前进。维夫力不歇地想着：或者还未曾发生什么吧。……

他们一来到舒太凯那间地窖铺子门口，舒太凯立刻到后房去了。维夫力把箱子和篓子推到铺子里面，很紧急地向四周围望了一望：那柜台好象一座黑山一样躺在那里，墙面前那个摆货的架子和地上那张小板凳也好象用手指头指着他，一只搪瓷的钟喉咙也好象都变哑了。

从后房子里忽然传出了一声大叫，跟着就是叹气的声音。维夫力轻轻地把门打开来偷看。

他看见舒太凯跪在昨天还放着一个钱箱的那个地方。那个钱箱当然是没有了。舒太凯的头一直垂到他的胸口，垂下来的两条膀子木瞪瞪的，就好象不是他自己的。

象昨天一样，维夫力把那间咖啡馆的玻璃窗敲了一下，奥士卡叔叔便走出来了。他高兴得那张脸都浮肿起来了，以至于那一双眼睛只露出两条缝。他笑着对维夫力说：“我要请你喝杯酒。”

“谢谢，我已经喝过了。”维夫力说完拔脚便跑了。

第二天晚上，一个在同房间里睡觉的男子拿着一张报纸进来了。维夫力在报纸的第一页上面看见了舒太凯的照片：一双笔直向前望的、小小的耗子眼睛，皱着额角头，好象在计算着一个不容易得出结果的算术习题似的。

维夫力吓了一跳。事情已经被人们发觉了。当他拿着那张报纸读下去时，那一个个字好象在他眼面前乱跳。

“今天早上，邻居的人发现万士贝克市区那个五十五岁的，做菜蔬生意的费列得列·舒太凯，在他地窖的后房里吊死了。只有很少的人知道费列得列·舒太凯自杀前不久得到了一笔数目相当大的遗产，但是他没有存进储蓄银行里去。当舒太凯往菜市进货的时候，那个现在还未破获的贼，便把他的钱偷走。警察方面……”

维夫力把报纸向旁边一甩，飞步走出去了。他上衣都没有穿，便对着万士贝克市区走去。他来到了那条非常熟悉的街上，他觉得一切都变了样。那些房子好象阴暗了，那些窗子也好象在那里哀声叹气——这都是他昨天还看见的房屋和铺子啊。他象做贼一般地走过舒太凯那个地窖，又连忙倒回来，对着那些石台阶望下去。那扇门已经查封了。旁边的百叶窗也放了下来。门外面还有一只烂苹果。

天已经黑了。维夫力沿着那条街走回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要到什么地方去。他觉得很累，但是他的思想还催着他继续向前走，他心里嘀咕着。他控诉他自己：你害了一条人命，你杀了一个人！

他很懊恼地想：“我要做一个自由的人。我愿意做的事情，我才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便不做。我不愿意做杀人的凶手。”

“杀人的凶手吗？舒太凯死了，是由于我的罪过。舒太凯本来是很高兴的，后来钱不见了……他非自杀不可。难道我非打听他的钱放在什么地方不可吗？是的，我非打听不可。不是的，我可以不替奥士卡叔叔打听。但是，有什么方法可以不替他打听呢？……我的证书是在他手里。他帮助我从教养院里逃出来，奥士卡叔叔逼我下水，奥士卡叔叔害我……。”

“我不愿意做杀人的凶手。但是我已经被逼着做了杀人的凶手了。只要奥士卡叔叔要我继续犯罪，我还会犯各种各样的罪。”

维夫力越想越害怕。“不来了，我再也不来了！一有机会我便要逃出这一个盗窝。”他心里决定了下来。

逃到哪里去呢？他在汉诺威有一个朋友，可以帮助他。但是如果不能够逃到汉诺威那边去，又怎么样呢？

先离开这里，维夫力心里想，先离开这里再说。以后的事情，见一步，行一步，总不会没有路可走的。他想道：我再不能这样待下去了，我要开始做人，我要开始我的新生活。与其这样一天一天堕落下去，不如象舒太凯一样早些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是一个凄风苦雨的秋夜。艾尔卑河黑黑的河水兴风作浪地对着汉堡码头打过来。整个海港上的灯火：红的、绿的、黄的，被风吹得好象在阴暗的水面上跳动着。远

远一条轮船拉着汽笛，另外一条轮船好象叹气一般地在答应着。

一个警察走到一个前头竖着一盏古老煤汽灯的厂棚面前，风吹着煤汽灯灯罩的玻璃，吱吱嘎嘎地响着。这盏煤汽灯的暗淡的灯光照着堆积在厂棚里的油桶、木箱和绳缆。警察好象听见人们在厂棚里面说话的声音，他的脚步慢下来了。

他把耳朵贴近淋透了雨水的厂棚的墙壁听了一回。什么声音都听不见，只听见风震动着煤汽灯灯罩的声音。警察把外套领子竖了起来，把帽子戴得更加低些，向前头走了。他认定刚才是那些风声把自己弄糊涂了。

他错了。在厂棚里面确是有好几个人躲在铁罐和木箱后面谈话。

当警察在前面走过的时候，内中一个立刻警戒其他的人:“当心，说得轻些。”这个人年纪还很轻，他的眼睛非常灵敏，头发剪得短短的。他坐在一卷绳缆上面。人们都叫他老板。他低声对大家说:“明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三点——四点之间，会有一辆代姆勒·边茨牌子的大号蓝色货车，1939 年格式，由哈堡那边对着这里的一条公路开来，它的行驶方向是白莱门。这辆货车在上星期开到这里来，接收了一大批装满贵重的美国货物的箱子。我们明天要把它连车带货劫过来。我们决定在汽车过了乌斯特河

不远的地方动手。我们的维夫力，上一次在那个卖蔬菜的老家伙身上立了大功，这次要你承担一种特殊任务。你站在离那座公路桥还有一段路的地方，请求那个开车的人带你走一段路。他看见你是个孩子，一定会让你上车。但是，小鬼，你不要把那部车子搞错了。你坐着他的车子过了那座公路桥，再走一段路，便到了。你可别让车子再走过去，等一下那个地方我再详细划给你看。在这个地方有我们的人等着。你的任务就是对着那个开车人的头打过去，打得他昏迷不省人事时，你便立刻煞车。怎样煞车，你是知道的。你的事只做到这里为止。其余的事情有我们接上去。懂得吗？”

维夫力懂得了。这个强盗头目给了他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他却想利用这个机会逃出那一批强盗的魔掌。他会请求那个开车的人，把他带到车上，带着他一路向前头开去，一直开到白莱门，或者开得更远一些，越远越好，什么话他都老老实实地对那个汽车驾驶员说出来。……

“你愿意负责干那个汽车夫吗？”老板问他。

“愿意。”维夫力低声回答。

“那末你得好好地干。”

维夫力上路时，他的身体冷得发抖，但是由于他心神的紧张，脸是火辣辣的。他心里想：再过几个钟头，他便是

一个自由人了，他会请求那个汽车驾驶员，把他带得远远的，或者一直带到白莱门。他在白莱门虽然没有认识的人，但是他可以躺在火车的煞车小间里面，或者厕所里面，让火车带到汉诺威去。

当维夫力上路的时候，奥士卡叔叔和那个老板坐在一间开设在哈堡和汉堡交界地方的咖啡馆里面。

奥士卡叔叔已经向嘴里倒了六杯烧酒了。每次大行动之前，他总先喝足烧酒，用来提高自己的工作劲头。

“那个小鬼会出花头。”他一边说，一边抓着自己的脸。“经过舒太凯事件之后，我怀疑他。”

那老板笑着说：“我已经叫艾德注意他。刚才艾德告诉我，他看见他十分钟之前，已在这里经过，目标向公路去了。”

“我们要想远一点。”奥士卡叔叔说时眼看着他的空酒杯。“那辆车子沿着那条公路开来，不一定要经过我们动手的地方，因为东边还有一条马路。你不是认识这条马路的吗？如果它……”

“我也预防到这一层。离这条马路约摸一公里的地方，我派了一个人在那里。他一看见那辆车子开去，便给我们一个闪光信号。我们一看见这信号，便知道车子已经在半路上。”

“但是……”

“你以为它还是可以弯到东边去吗？这是不错。假如这样，车子是逃了，我们扑了个空。但是那小鬼是逃不了的，我们会把他抓回来。我们有的是机器脚踏车。”老板笑着看了看他的手表。“走吧，已经到时候了。”

奥士卡叔叔心事沉沉地站了起来。“如果他还是……我真的怀疑他。他最近的情形不大对。这给我看出来了。你把机器脚踏车给我吧！我不相信他。”

“我不相信他会逃走。”老板说。“他是有理智的。不过偶然冲动起来罢了。这是常有的事。我们大家都曾经历过这个阶段。很快便会过去的。”

“我不相信他。”奥士卡叔叔始终坚持他自己的见解。“他瞒不过我。你把机器脚踏车给我吧！”

“给你就是。”老板这样敷衍他。“谨慎总是好的。万一那小鬼出花头，就干了他算了。我们犯不着为他坐监牢。”

维夫力数着一辆辆开过去的汽车。第十一辆……第十二辆……难道会是第十三辆才是那部代姆勒·边茨的货车吗？维夫力本来不是迷信的，但是今天的事情进出太大了，就是平时他不注意的小事情，今天他都注意到。如果是第十三辆，该是运气很坏……或者运气很好也说不定。果然是第十三辆。

在他还没有看见那两道照路灯光之前，他已经听见雷鸣一般的马达的声音。当他把手举起来，他整只手都在抖动。

“上来吧!”那个四十岁上下，穿着一件皮甲克的驾驶员说。“到那里？”

“你开慢一些,”维夫力刚在驾驶员身边坐下，说出他的请求。“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开慢一些？这是不可能的。”驾驶员笑着说。“我的太太在等着我。我回去太迟，她会骂的。”

“你非开慢一些不可。”维夫力哀求着。“你当然不会知道，为了什么缘故。过了前头那座公路桥，有人要抢劫你。你要相信我的话!”

“什么？”驾驶员立刻把车停下来,并把马达都停了。“你要详细告诉我！你当心不要扯谎。”

“我把我的情形告诉你，随你把我当作是什么人好了。我知道我自己不是好人，但是我不愿意和那批强盗在一块了。我现在逃出来，他们害怕我把他们告发，他们一定会找我。但是我不愿意再干下去，我不愿意做一个罪犯。……”维夫力哭起来了。

那个穿着一件皮甲克的男子带着一些讽刺的口气笑着说:“我知道了，他们要你……”

“是的。”维夫力结结巴巴地说。“他们要我在前头那

个约好的地方解决你，他们好把你的车子连车带货统统劫走。他们并不是要我把你打死，用他们的话来说：只要使你失去了行事的能力，这就是说，把你打得昏迷不省人事。”

驾驶员一边说，一边把马达开动起来：“这当然不是天天有得听的新闻。我们现在开回去，把这桩事情报告警察。如果你说的是假话，当心你自己吃亏。”

“不要开回去。”维夫力连忙叫起来。“到处都站有他们的人。我上了你的车，他们老早已经知道。如果有人看见你开回去，他们立即知道这是出了乱子，他们会立刻发出紧急信号告诉其他的人们。我们万不可以开回去。”

“你不愿意到警察那里去。”驾驶员笑着说。“让我想想看。那末让我们向东边转弯好了。我们也可以向东边走。我本来想经过罗丁堡，现在我只得不走这条路了。”

“你想到哪里去？”维夫力问。“你不去白莱门吗？”

“我要到汉诺威，我的好孩子。”

“要到汉诺威吗？那末，开快车吧！我有个朋友住在那里。”

过了公路桥，老板站着的那个地方，就是他们指定的动手地点。这刚好是一个斜坡，在斜坡后面躺着七个汉子，穿着粗绒的短外衣，戴着夹着耳朵的呢帽。老板和他

们约好:“我一吹哨子，你们便走过来，塞住汽车夫的嘴，便把他抬到斜坡后面。动作要快——不要有声音！第一个重要动作是用白布蒙着汽车夫的眼睛，使他以后没有方法把我们供出来!”

这些家伙个个都狞笑起来。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套本领。现在有一个家伙伸长头颈望到斜坡那边去。“老板，还看不见吗？”

“艾德已经发出闪光信号。”老板回答他。“你们准备好。”

老板很不放心地在斜坡面前走着。“你这个小鬼真的要出花头吗？当心你的狗命！他看了一看他的夜光手表。已经过了算好的时间了，五分钟，六分钟……七分钟……”

“你们到前面散开。”他跳到斜坡上面低声对他们说，“事情出了毛病。”他接着叫了一声勉尼，一个骨瘦如柴的汉子把下巴朝前撅了一撅。他吩咐说:“你知道，奥士卡在什么地方。你坐着机器脚踏车立刻到他那边去，把车子交给他。如果他已经不在那里，你也要立刻回到这里来。立刻就去，快些去!”

“你看。”驾驶员对维夫力说。“我们现在向东边转弯，让你那些同伴们耐心地等吧!”

“谢谢你。”维夫力点着头说。

“什么？你谢谢我？我要谢谢你是真的。如果不是你下了决心，要做一个好人，我现在正躺在马路旁边的濠沟里。你是一个好人。”

“不，我是一个罪犯。”维夫力低声说。

“这要看你自己。如果你继续和那些坏人来往，那么你当然是一个罪犯，到了最后，你还要坐牢。如果你现在重新做人，好好地找工作做，那末，你当然还是前途无量的。我真的想不通，你为什么会和他们走在一块。”

维夫力没有立刻回答。难道要他把他怎样到了奥士卡叔叔手里的经过，告诉这个他今天才第一次认识的人吗？他迟疑了一会，觉得需要把他的心事尽情倾诉出来，需要把他自己从这块压着他胸口已经有了几个月的石头底下解放出来，于是乎他决定说了。

“我最初也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好人。”他这样开始。这时候在他的眼面前是一条黑漆漆的、通往汉诺威的马路，一条自由的路。汽车的探照灯只能够把马路的一小段照得光明。

维夫力没有继续说下去。他好象在马路旁边的一棵树后面看见了一个黑漆漆的人影，他来不及通过那块积着水气的玻璃把它看清楚，汽车已经很快地开过了。“我好象看见一个人站在那里。”维夫力说。

“这当然是可能的。”驾驶员耸着肩膀说。“时常有人

会站在马路旁边想搭一段路，你刚才不也是这样的吗？”

维夫力脸上忽然红了起来。是的，他刚才也是这样。但是他的情形显然和别人不同。他心里想：这个驾驶员一定把我当作是一个堕落到底的坏人，因为一时受不了那批强盗们的气，所以逃了出来。一得到自由之后，他认定我还是会做坏事的。他想到这里，于是乎决定把自己的过去坦白出来。他由逃出教养院说起，一直说到现在，但是舒太凯怎样自杀那一段事情，他瞒着没有说。

维夫力一点都没有看错：当那辆货车风驰电掣一般地开过去，在路旁一棵树的树影里果然是站着一个人，在他旁边还有一辆机器脚踏车。这个人把这辆货车看清楚之后，立刻跨上机器脚踏车，在那辆货车后面跟着开来。

他很费力地把那辆货车赶上了。现在前面是一段环形的马路，所以他连忙停在后头，不让坐在前头那辆向南开去的货车里的人看见他。

几分钟之内，这架机器脚踏车好象和那辆货车失去了联络了。现在它又紧跟在货车后面。它熄了那盏车头灯，尽量躲在行驶着的那辆货车的阴影里，好比他自己是一条猎狗，那辆货车是一头野兽，它要按着野兽留在地上的踪迹，没命地追踪上去。

维夫力关于他的身世的话还没有说完。“我决意要逃出来，因为我真的是受不住了。我害怕警察，我害怕奥士卡叔叔，我害怕未来。我的母亲总希望我学会一份手艺，可以找到职业；但是我没有这种希望。我只想和我父亲一样，做一个规规矩矩的好人，但是我没有这种希望。我有一次这样对奥士卡叔叔说了。”

“他怎样回答你呢？”

“他不放我走。他说：‘你不要逃走，不管你逃到什么地方，我总有办法把你抓回来。’”

夫力茨·安德士，那个驾驶员，没有说话，好象他要替维夫力想出一个好的办法似的。维夫力也没有继续说话。这时候，天上的星光已经逐渐黯淡起来了，黑夜已在过去，一种混浊的灰白色笼罩着地面，光明的一天就要开始了。驾驶员知道快要到汉诺威了，他歪过头来看见维夫力靠在他的座位上，脸色惨白，显出挨了一夜的困倦样子。“你现在打算怎样？”

“我到了汉诺威找我的朋友去，他在他叔叔那边做工头，他或者可以把我安置在他叔叔那里。如果他不能帮我的忙，我只好自己找事情做。可恨的是……”

“可恨的是什么？”

“可恨的是我心里总是害怕。如果警察知道我的来历，把我抓起来；如果那批强盗们把我找到。”维夫力说到

这里，手掩着自己的脸。“啊，我到了什么时候才用不着害怕？恐怕我永远不会有好日子过了。我只要能够有工作做，只要能够可以学习……只要能够安居乐业，没有人追究我的来历。……我只愿能够自由！”

安德士说：“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简单。”

“难道真的是没有出路吗？难道我永远不会自由吗？事情竟是这样的：谁开始错了，除了一路错到底之外，不会有别的出路了。”在一种绝望的情绪之下，维夫力的双手无力地垂了下去。

“不要瞎说。”安德士很严厉地纠正他。“你如果不振作起来，你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我劝告你：在西德这边，你是没有希望的。你走过了国界就好了。”

“走过国界到哪里去？”

“到东边去，走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去，在那边你可以重新开始生活。”

维夫力很怀疑地望着他。“他们那边也收留罪犯的吗？”

安德士笑着说：“他们当然要看是什么人。如果真的是罪犯，在那边当然也会得到他所应得的惩罚。但是象你这样一个孩子，一心只想学习，懊悔从前逼着你要做的那些坏事，你一定可以在那边得到一个家乡。”

“一个家乡……。”维夫力跟着说了一遍。“我不是同

样要进教养院吗？”

“我可以把我儿子的情形告诉你。”安德士微笑着说。“他和你差不多的年纪。他是在东边工作的，在一个机器厂里面做五金加工工人。”

“他从前进过教养院吗？”

“没有进过，但是……”

“那么他的情形和我不一样。”维夫力抢着说。“我怎么可以和他相比。我到了那边，他们会立刻把我关起来的。”

安德士想了一会之后，才继续说：“我今年夏天到那边去看过我的儿子，他在麻德堡。他在那边的情形很好。我和他的同事们谈过话，他们都是和你差不多的年纪。我问过他们很多话，我看过很多地方。”

“那边是不是也有教养院？”

“有的，我听他们谈起过。他们那边不叫教养院，好象是叫做少年劳动学院，我记不清楚了。我的孩子，你在里面可以学到你要学的技术。如果你学习的成绩不差，你便可以被派到工厂里面工作，象我的儿子那样在工人宿舍里面住。你每个星期可以得到很多的工资。到了将来——”安德士现在把眼睛眯起来笑着说。“你结婚了，和你的爱人成立一个家庭。”

“你真说得好。”维夫力说完了这句话之后，便看到别

处去了。他承认安德士的用意很好。但是他经历过失望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他不敢轻信安德士的话。“我不愿意再进教养院，我在那里面挨打挨够了。”

“你不要这样蠢，我的好孩子。”安德士非常关切地叮嘱他。“在这边你总会走到邪路上面去。你到那边去吧，那边有的是工作，你绝对用不着挨打，这个我可以担保；——你准备在哪里下车？”

他们现在到达汉诺威了。电车在轨道上开始发出刺耳朵的声音，汽车对着四面八方开动，骑着脚踏车的人们抢着上班去。综合车站的钟正指着七点。

“请你把我送到我朋友那里去吧。”维夫力说时从衣袋里拿出了一个纸条子。“阿尔丁堡街三十七号。”

那辆车子停在一所四层楼的灰色房子前面，维夫力伸手和安德士握别。

“你不要这样蠢。”安德士又这样叮嘱着他。

“让我细细想想看。……”他说着便从车子的踏脚板跳到地上来了。那辆车子已经去得很远了，他还站在街边上呼吸着清早的新鲜空气。

他现在自由了。他的惨白的脸开始显出红的颜色。刚才还是疲倦得没精打采的眼睛，现在散射出欢天喜地的光芒。他的一双手也不冷得发抖了。

他真是一个身强力壮的青年！

他刚要踏进三十七号那所房子，忽然看见一辆机器脚踏车从马路的那一头开来。现在他看见那车子开慢了。他咬紧自己的下唇，他的心打铁似的跳动着，背上好象一盆冰冷的水从他的脖子上直倒下来。

机器脚踏车上面坐着奥士卡叔叔。

维夫力再不回头看了，他对着那座房子冲进去，三级楼梯并做一步走。他急促地呼吸着。在他脑子里循环往复的只是一句话："你走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找到。"

到了四层楼，他马上就按电铃。门里的人解开门上的铁链，把钥匙转了一转，总共大约费了半分钟的光景，维夫力好象等了一年。门刚打开，他连忙把一只脚塞了进去："威纳尔在这里吗？"

"哪一个威纳尔？"一个穿着早晨浴衣的妇人很不高兴地打量着他。"我不认识威纳尔。"

"威纳尔·霍夫曼。"维夫力很着急地说。"他不是住在这里吗？"

"霍夫曼全家人都搬走了。"那妇人凶巴巴地回答。

"搬到哪里？"维夫力吓得魂都没有了。"我有非常要紧的事情要找他。他是我的朋友，请你告诉我，他搬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你把你的脚挪走吧！""呯"的一声，门关上了。

维夫力全身冰冷。他全身好象麻木了，只他的心脏跳动得非常厉害。奥士卡叔叔等在马路上。他绝不可以下去。他又把对面那个人家的电铃按了一下。

一个满脸都是肥皂沫子的男子出来开门了。

“请你做个好事……”维夫力低声说。

“该死的叫化小孩子！一清早就到这里来闹。”那男子骂着，把门推得象开炮似的推上了。

维夫力靠在楼梯上，对着下面望下去。他心里想：或者奥士卡叔叔已经进了大门，正在等着他下去。他现在无论如何要躲起来，能够躲一个钟头也是好的。他希望能够从一个人家的窗口望到马路上面去，或者请别人替他看看奥士卡叔叔是不是在下面。

三层楼一家人家的一个女人把门打开来，抬头看见他愁眉苦脸的站在楼梯上，便先开口：“你等着吧，我拿个面包给你。”

“不是的，我不能够等，请让我进来，我会向你解释。”

他从楼梯上走了下来，她让他进来了。她打开了厨房门，把一杯咖啡放在桌子上面。她看着他也进了厨房，拿着那杯咖啡向嘴里送，她疑心他是一个小偷。她曾经在书上看过：有些小偷化装叫化子，走进人家里面来，人们不留心看着他，他便把人家的钱或者金手表偷走。

维夫力感觉得那妇人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

那妇人现在把一个盛着好些面包的盆子放在他面前："这里是你的面包。你快些吃吧！我要赶着去上班。"

维夫力没有动那些面包。"可不可以让我打开窗子望下去？不是这里，我要望到马路上去。有一个人等在下面。我不能下去。我下去他会打我的。……你让我看看他是不是还站在马路上。"

维夫力站在吃饭房间的窗纱后面，那妇人站在他身边同时望下去。

"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她很猜疑地说。"你说的那个人在哪里？"

"我可不可以把窗子打开来？"维夫力说时手拿着窗子的把手。那妇人把他推在一边，自己打开了窗子，弯着上身望出去。"只有一个男子和一辆机器脚踏车站在下面。"她一边说，一边又把窗子关上。

"这就是他！"维夫力大声说。"请你不要叫我出去。请你让我在这里等，等到他走了，我才出去。"

"我现在要换衣裳。"

"你让我在厨房里等好了。"

"这是不可能的。我不可以告诉我的丈夫，我为你花费了这许多时间。再见吧！"

她把门打开来对维夫力说："请出去！"维夫力刚走出了，她连忙把门关上，并深深地透了一口气。她心里想：谢

谢上帝，把这小伙子送出去了。如果不把他送出去，不晓得会出什么乱子。

维夫力又按另一个门口的电铃。没有人出来开门。他把耳朵向着楼底下听了一听。什么声息都没有。他在楼梯上坐了下来，很用心地听着。忽然听见楼底下的大门打开来了。接着就是脚步声。……他由楼梯的扶手中间望下去……首先他望见一双腌臜鞋子已经出现在过道里，接着就是两只裤脚，一件绿的上装和那张奥士卡叔叔的红脸。——维夫力没命地紧抓着楼梯的栏杆，他怕极了。

原来奥士卡叔叔在马路上等得不耐烦了，他知道维夫力是躲在这所房子里面，他要看看这房子里面是什么情形。

维夫力蹲在那里，动都不动一下。他感觉得他要在这所房子里面断送他的生命。这所房子里面每一个人家的人，都是有工作做的，规规矩矩的好人，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不害怕象他这样的小流氓。他感觉得世界虽大，竟没有一个人愿意理睬他。真的，当他母亲离开了人世时，他还没有感觉到象他现在这样孤寂。没有人愿意收留他，所有的人们都认定他是一个罪犯。

二楼的楼梯响起来了。维夫力抖索着身体，眯着眼睛看下去，一双水汪汪的蓝眼睛对着他：“我不是把你找到了吗？”

维夫力闪电似的站了起来，拔脚就走，走过一家家人家的房门口，飞也似的对着上面那一层楼走去。

奥士卡叔叔已经到了二层楼了。

维夫力知道，现在是无路可逃了。但是只要能够多逃几步，他都要逃。奥士卡叔叔果然是把他找到了。但是他总要让奥士卡叔叔走到最高的那一层楼，让他自己走完了最后那一步，才愿意被奥士卡叔叔抓到他。

奥士卡叔叔的脚步现在快起来了。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平时走路是走不快的，现在他竟出人意料地带着一个啤酒桶一般的身体，一层一层楼地飞步追上来。

维夫力听见他已经到了四层楼。他知道逃不到几步，便一切都完蛋了。

顶高的那一层楼，是这所房子的各家人家洗衣裳和晾衣裳的地方。维夫力走过每一家人家的洗衣房，都用手推推那扇门。他明知道这是没有用处的，因为每一扇门面前都锁着一把锁，但是他还是这样做。只有一扇门是虚掩在那里。维夫力把身一晃便溜进去了。原来这是一条相当长的通往公共晾衣楼的过道。维夫力一进去，便闻见板壁上那一条条木条子的气味。他跨过了门槛，便来到了那个宽敞的晾衣楼。由东边那些斜开着的窗口边进清早的阳光。

这晾衣楼的一半挂着刚洗干净的衣物。在一些拉开来的被单和被套子后面，维夫力发现了一个女人的一双

脚。晾衣物的绳子摇动着，衣物上面还夹着一些夹子。维夫力闪电一般地想了一下，他或许可以躲在这些衣物后面。这思想也象闪电一般地过去了。他很快便知道，他已经到了进退两难的绝路——他要是前进一步，被那个女人看见，她一定会大声叫起来:“偷衣裳的小偷。”把他抓起来！退后吗？那简直送到奥士卡叔叔手里去。

晒台还空着一半在那里。维夫力望过去，忽然望见一扇小门。原来那边也是一个晾衣楼。那属小门并没有锁着。维夫力刚拿到门的把手，便听见后面那个女人大声问:“什么人在这里？”维夫力不回答。走过了那扇小门之后，立刻把门关上，跟着用自己的背把那扇门抵得牢牢的。

奥士卡叔叔已经到了顶楼上面来了。在晾衣楼面前已经响着他的脚步声。

维夫力把眼睛闭了起来。

奥士卡叔叔已跨进晾衣楼入口，他吹起唿哨来了。他认定那小鬼现在已经走进耗子笼里来了。马上便会把他抓到，他心里想。

在晾衣楼的过道上面他遇着那个晾完衣裳的女人。

“你早!”奥士卡叔叔很有礼貌的先开口。“请你不要把门锁上。我是铺盖房顶的师傅刊德，屋主叫我来看看这房顶的。”

“好的。”那女人说。“顺便请你看看，是不是有贼溜进晾衣楼里面去了。我好象听见有人进了晾衣楼那边去。我的衣裳还挂在绳子上。现在这个年头，一天到晚，我们都要当心贼骨头。”

“一定办到。”奥士卡叔叔狞笑着，用一个手指碰了一碰自己的帽檐子。他大踏步走过了第一个晾衣楼，来到维夫力刚才溜了进去的那扇小门前。

他向四周围静心听了一回，把那扇小门推开。

这个晾衣楼什么东西都没有地空在那里。

纱一般的雾笼罩着整个城市。维夫力从那个房顶天窗里爬出来，他望见天上的太阳好象是隔着一重乳白的玻璃似的。他站在屋顶上望着眼面前象波涛起伏一般的房子和那一座座的烟囱。他望见那些骑着脚踏车在街道上来往的人们，小得象小孩子玩的玩具一样；那些四面八方往来着的汽车，小得象乌龟一样在地上爬。只一眨眼的工夫，他觉得这座刚从睡梦里醒过来的城市，陈列在他脚底下，他自己高高在上地站在屋顶上，他充满着一种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思想。

维夫力在晾衣楼尽头那一堵墙上发现了一把梯子。从这把梯子对着屋顶望上去，他望见了一个天窗。他听见奥士卡叔叔在隔壁说话的声音，听见他的脚步声愈来愈

近了，他连忙由那把梯子爬上天窗口，把那一扇玻璃窗向上一推，便爬到屋顶上面来了。

因为下了雾，屋顶都潮了，有些积着水点的地方还反照着阳光。烟囱喷着一缕缕淡棕色的烟。维夫力向四周望了一下，只有西边有一条去路。但是从他站着的地方向西去，要经过一个经不起踩的玻璃屋顶，才可以到达第二所房子的屋顶。这玻璃屋顶底下到底是一个画家的画室呢？还是有钱人家的冬天花园？他都来不及看了。他唯一的思想，就是怎样爬到那边去。

维夫力忽然想起某一年的冬天，一个小孩在池塘上溜冰，因为冰不够厚，等到那小孩溜到池塘中间，冰块裂了一个大洞，小孩跌进水里去了。维夫力为了抢救那小孩，他爬在冰面上，象一个乌龟一样，爬到那缺口旁，把那小孩救了出来。是的，一个人全身爬在冰面上，把身体的重量分布在一个相当大的面积上，这样就是不怎样厚的冰块也可以受得住了。……

他当下便决定了要爬过这玻璃屋顶。这当然只可以慢慢地爬，一公分一公分地向前面爬。他不敢望下去，他觉得那玻璃屋顶好象是在打呵欠似的。他耐心地向前爬着。好容易只剩下两条腿在这玻璃屋顶上面了。这时候他的动作才敢稍为敏捷起来。他的一双手一把抓住了一些已经霉烂的，铺屋顶的沥青纸——他慢慢地把两条腿向

前面一缩，他便到了第二所房子的屋顶上面了。这时候，他的第一个思想就是：奥士卡叔叔是没有方法可以爬过这玻璃屋顶的。他胜利了。

维夫力很轻松地在屋顶上朝西边走，他走得很快，连头也不回一回，他也没有感觉得一点头晕。

他很快便走到了屋顶尽头。这是这一排房子的终点。现在又怎么样呢？他整个人伏在屋顶的边缘上，把头伸出去向下面望下去。他望见一排和这堵墙平行的横木栏杆，沿着这一排横木栏杆是一排笼罩着轻雾的果子树。穿过那些薄纱一般的轻雾，维夫力望见了一些整整齐齐的花坛——四方的、长方的、圆的花坛。原来这是一个花园，他心里想："这里面有的是花棚和一丛丛的矮树。我可以在这里面躲藏起来，但是我先得下去。"

他恨不得一下子钻到下面去。这还不容易吗？他心里想："我只要把两条膀子向两旁撑开来，象一个小鸟一样，不消几秒钟的工夫，我便到了下面。那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奥士卡叔叔对我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连我的害怕也都成为过去了。但是这要我现在就能象飞鸟一样的飞下去才成。"

他咬紧自己的嘴唇，把垂到额角头上面来的，乱莲蓬的头发抹回后面去。他不服气，他总要想个方法走下去，他认为总是有办法可想的。

只要找到一个屋顶天窗，或者任何一个洞口，来到房子最高的那一层楼，其它便不成问题了。

在烟囱旁边他发现了一块厚板，厚板中间有一个铁圈子。他用力把这厚板拉起来一看，没看见楼梯只看见走廊。他轻轻地从这窗口跳下去。不管他怎样轻，楼板总免不了一声响。由于这一声响，下面一个妇女吓得大叫了一声，把房门打开来看了一回。大概因为看不见人的缘故，所见她又把房门关上了。维夫力在走廊上面望了一望，望见走廊两旁一个人都没有。他又朝楼梯下面望了一回，下面也是静悄悄地一个人都没有。他便踮着脚步很快地向下面走去。

奥士卡叔叔到了第二个晾衣楼上，看见那个屋顶天窗打开在那里，他心里便明白了。他由那把梯子一步步地爬上去，因为他的身体很重，那梯子也逐渐地弯了起来。等到他的头伸出天窗外面，他已满头是汗，哪里还来得及看维夫力从屋顶尽头那个窗口跳下去呢？他很费力地喘着气爬到了屋顶，他真的是气极了。

“想不到那小鬼累得我这样费力。”他自言自语地骂着。

我们这次没能把他留下来，这倒真可惜。没有想到他倒是一个穿门入户的头把好手。

他来到玻璃屋顶面前，回头就走了。“这不是路。”他气狠狠地说。“我用别的方法抓你就是。”他在屋顶的边缘上找到了一个可以看见下面全条马路的一处地方，让自己躺下来向下面张望。他虽然看不见维夫力的影子，但他还是耐心地张望着。

强盗的红脸忽然开朗起来。他看见一个小伙子爬过花园的横木栏杆，跳进花园里面去。绕着那些果子树和花坛走了一回之后，坐在一个花棚上面——这小伙子不是别人，就是维夫力。

奥士卡叔叔回到晾衣楼里面来了。为了避免人们的注意，他慢慢地走下了那几层楼，跨上他的机器脚踏车走了。

维夫力没有足够的考虑时间。他知道横木栏杆后面那一条马路只有几所房子。他心里想：“不管我躲在这附近什么地方，我离开奥士卡叔叔实在是太近了。我要走到远的地方去，快快地走得远远的，因为奥士卡叔叔坐着他的车子很容易把我赶上。”他想到这里，他拔脚就跑。一架机器脚踏车已经在他后面响起来了。坐在车子上面的人吹着嘲哨。奥士卡叔叔！

“不管你跑到什么地方，我们总会把你找回来。”维夫力耳朵边不歇地响着这句话。

在维夫力对面来了一部载重汽车。他手拉着车边一跳，便跳到车上来了。车上放着一张团在那里的帆布车篷。维夫力就躲在这车篷下面。这时候坐在机器脚踏车上的奥士卡叔叔，离开他大约二十公尺。

维夫力感觉得很难过，他又冷又饿，而且真的是疲倦极了。他在帆布车篷下面颠簸得没有多久，便睡着了。忽然，他感觉得有一个人来到他面前，弯腰看着他，这个人有着一张浮肿的红脸。在这个人身边还站着一个眼睛非常灵敏的男子。他们两个看着他闲谈起来。那个有着灵敏眼光的男子说："这小家伙很聪明。他不会逃走的。他知道：每一个人都要依照他的生活方式活下去。"另外那个狞笑着说："他知道：不管他逃到哪里，我们都会把他找回来。"现在他感觉得有人用手卡住他的喉咙，把他的胸口压得紧紧的。……维夫力拼命地叫，但是叫不出声来。现在他全身忽然抽动了一下。他冒着大汗跳了起来。……他做了一个梦。

车停下来了。维夫力听见那驾驶员跳下汽车。驾驶员马上会到这后面来，维夫力心里想。但是他并没有到后面来，他走了。维夫力把帆布车篷推开，非常小心地抬头望了一望。他认识这里是一个货运车站，他这部车子正停在一个货仓前面。他抬起头来朝远处一望，便望见奥士卡叔叔骑着机器脚踏车正对着这车站驶来。

维夫力正想跳下去，躲进货仓里面，驾驶员恰好就在这个时候回来了。“这也不错。”维夫力心里想。“我躲在这车子上面，奥士卡叔叔也拿我没有办法。”这次他并没有把整个身体都躲在帆布车篷下面。他爬了起来，还露出了一双眼睛，好看看车站上面的动静。

他看见他这部车子慢慢地对着前面那个堆着许多木材、箱子和铁桶的空地驶去，他知道这车子要装货了。他连忙跳下来，蹲在一只大铁桶后面。他看见奥士卡叔叔把他那部机器脚踏车放在车站的栏杆前面，大踏步地对着他这边走来。很快他便听见奥士卡叔叔喘气的声音。他站起来拔脚飞跑。奥士卡叔叔跟着他横穿过那些铁轨，没命地追。

维夫力听见车站上的管理人员大声叫着:“不许走过轨道!”他回头一看，看见奥士卡叔叔在一条轨道上面摔了一个跟斗，爬起来之后，摸摸膝头，又没命地追过来。这时候恰好一辆调车的火车头从后面开来，这样便把追的人和逃的人隔开了。

维夫力爬到月台上来了。月台上面有一座铁桥，通到月台傍边好几排轨道的那一边去。团为经过年代太久，整座铁桥，尤其是铁桥上面的那些铁板，已经破烂不堪了，所以现时停止使用。这座铁桥离开下面那些轨道约有八公尺高。这边走上去的铁梯还留在那里，那边的铁梯已

经拆卸下来了。维夫力当然是不知道的。他为了要向前向逃，站上那些管理人员又禁止人们越过轨道，所以他一望见铁桥，便对着铁桥的铁梯爬上去了。

奥士卡叔叔让那辆调车的火车头驶过了之后，继续追过来。等他来到铁梯前面，维夫力已经到了铁桥上面了。

当维夫力对着铁梯走上去的时候，他发现上面挂着一块写着“禁止通过，性命危险”的牌子。他当然只好冒着性命的危险爬上去，这样才好从这边逃到那边。他脚底下那些铁板，已经腐烂成一个个的洞洞了。他在上面走过，那些铁板好象骂人一般地响起来。他再走前几步，连那腐烂的铁板都没有了。这些出现在他眼面前的空隙，看来好比一个猎取野兽的陷阱。维夫力站着望了一下。要继续走过去，那只可以扶着旁边那些生满了锈的铁栏杆慢慢地走，但是不晓得那些铁栏杆是否还扶得住人。在陷阱的前头，他看见有几块翘起来的铁板。

维夫力双手轻轻地扶着这些铁栏杆，一寸一寸的前进。走不到几步，他觉得那些铁栏杆也有些靠不住了。他急得没法。他觉得脚底下那根铁条此较牢靠一些，他只好慢慢地蹲下去，手拉着铁条，让整个身体系过去，就这样上不到天，下不到地的吊在半空中。这样靠他两只手来执行两只脚的任务，一把一把地抓过去，当然是很费力

的。现往他象一个吊死鬼一样，吊在这根横铁条下面。他知道：这种吊死鬼的姿势是不可以维持长久的。他的身体稍微摇动一下，那根铁条便好象一根宽紧带一样地松了下来，并发出一些声音，好象是说：“你再不系过去，我可受不住了。”

现在奥士卡叔叔也爬到铁桥上面来了。大约是由于体重的关系，整座铁桥震动得更厉害了。他看见维夫力就在前头，他当然要追上去。

维夫力看见奥士卡叔叔离开自己这样近，但他一点都不感到惊慌。他心里想：“这下你可没有办法对付我了。这根铁条，我可以用手抓着系过来。难道你这头肥猪也可以用手抓着系过来吗？”他本来是两只手抓着那根铁条，现在他想改用一只手轮流地抓着试试看。但是他一只手刚放下来，便觉得不妥当，连忙又恢复了本来状态。现在他知道：不管是两只手还是一只手，继续吊在这里，的确不是办法。他一寸一寸地系过去，到了最后，他把身体荡了几下，趁势一跳，便跳到陷阱前头那些翘起来的铁板上面去了。

奥士卡叔叔在那一边离开陷阱约摸六尺，便把脚步停了下来。他从裤袋里拿出一块手拍，揩他脸上的汗。他距离维夫力这样近，连维夫力鼻子上面那些雀斑，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没有方法可以抓得到这小鬼。他眯着

眼睛向四周围望了一回。他望见：一排排到了最后综合起来的铁轨，铁轨上的火车头喘着气喷出一缕缕的黑烟，好几列货车停在后面那些货仓前面装货；警察在火车站两旁巡逻着；车站上的技工拿着工具走过轨道去；好些工人推着行李车，或者手拿着铲子在车站上行走。

奥士卡隔着一层灰色呢子把他裤袋里那支有个把子的东西摸了一下。他想了一想，他所有肝火都动起来了。他由汉堡追到汉诺威，任何一种对付这孩子的方法他都想到了。他跟在这小鬼后面没命地追。连吃饭喝水的工夫都没有。现在距离他还不到六公尺，但是他毫无办法可想了。

他的手又摸着裤袋里那支有个把子的东西。他对着一个站得远远的警察盯了一眼，他的手又垂了下来。他知道，这不是办法。他穿过那个空隙，面对着下面那些轨道，他要集中心力想出一个好的办法。忽然，他微笑起来，对着维夫力挥动那块手帕。

“你是怎样搞鬼的？”他很严厉地问。

维夫力不回答，只瞟了他一眼，看见他站在那里狞笑。“现在过来吧，小鬼。”强盗大声说。“你和我开顽笑开够了，难道你要我活到这样大的年纪，还要跟你学走绳索吗？过来吧！你看这座铁桥是没有去路的，你只好仍旧倒回来走。”

维夫力不理他。

他做出一个宽洪大量的样子继续说："我也曾经是个孩子，做过很多捣乱的事情，爬上屋头，又由屋檐的水槽滑下来。我曾经和你一样……这都是不相干的事情……但是继续闹下去是没有意义的。你现在来吧，坐在我车子后面。今天夜里我们又可以回到汉堡去。"

维夫力动都不动一下。那个卖菜蔬的舒太凯，忽然出现在他面前。他恍惚听见舒太凯对自己说："我相信你。"忽然，他又恍惚看见登在晚报上面的舒太凯那幅小照，自杀……

"你当然会觉得很难为情。"奥士卡叔叔做出一个很关切的样子，用父亲一般的口气说。"是的，你是做得不好，你出卖了你的弟兄们，出卖了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最好的朋友。……"

"你们不是我的朋友。"维夫力一开口便非常坚决地说。"我永远和你们脱离关系。"

"你没有方法可以和我们脱离关系，不管你愿意或者不愿意。你没有第二条出路。"

维夫力看着自己那一双染上了好些铁锈的手掌，又把脚底下那些翘起来的铁板和铁桥下面的铁轨看了一回。他软下来了。……没有第二条出路：他如果要想继续活下去，他只好和奥士卡叔叔一同离开这座铁桥。但是

如果他和奥士卡叔叔一同离开这座铁桥，他，维夫力·哈尼，便要把过去干的事情继续干下去，永远不能够做一个规规矩矩的好人了。

“你不要忘记我的话：不管你逃到什么地方，我们总有本事把你找回来。”

“我不是已经被他找到了吗？”维夫力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紧紧地抓着旁边那些铁栏杆，抓得手都麻痛了。“斗争就斗争到这里为止，逃走就逃走到这里为止。”他心里想。

“来呀！”奥士卡叔叔这样催促他。

“好，我就来。”维夫力心里自己对自己说。“我是来的。只让我稍微等一下，多享受一秒钟的自由也是好的。我享受完了这一秒钟的自由，我来就是……我以为我是可以自由的，可以不靠别人……原来是一个梦。”

“来呀！”

“我真的太幼稚了。我以为可以象别的孩子们一样活在世界上。我，名誉上面永远有着污点，难道会有人给我工作做吗？就给我做的话，我能够做多久？还有那些警察们？……”

“你现在来呀！”

维夫力的一双手在铁栏杆上面开始动起来了。接着他整个人对着奥士卡叔叔这边移动。

“快些!”奥士卡现在发命令了。

维夫力忽然向后面抽动了一下。不可以的，不可以向前走！难道当初为了要倒回去才逃出来的吗？这是绝不可以的。……“我不来!”他大声叫着对着铁桥的前头走回去。“不来，不来，永远不来!”接着他又大声说：“我永远不和你回去!”

他的一双眼睛象两把剑似的看着奥士卡叔叔，看着那一双水汪汪的蓝眼睛，看着那一张隐藏着金牙齿的，半开着的嘴。我和他一块回去吗？——他想到这里，他全身抖起来。但是不和他一块回去又怎么样？这座铁桥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要转回去，回到奥士卡叔叔守住的那边去。这边下去的梯子已经拆卸了，我只可以……

“你不可以从桥上跳下去。”奥士卡叔叔好象猜中了他的思想。“你跳下去一定要送命的。你难道不知道吗？你还是来吧!”

“我不来。”

“你难道要走绝路吗？”

“我不走你的绝路。”

“难道你想……你不要这样蠢!”

“你不要这样蠢。……”维夫力想起驾驶员安德士曾经对他说过这句话。你不要这样蠢！维夫力眼望着下面那些黑色的铁轨。在铁轨中间跳着一只麻雀，不歇地用嘴

巴扒着那些漆黑的泥土，它们抬起头来时，又显出失望的神态，因为并没有找到好吃的东西。

这铁桥也不是可以继续停留的地方。警察一看见便会来干涉的。和奥士卡叔叔一块回去，它又不愿意。对着下面跳下去么？真的，他宁愿死，不愿过从前那种生活。

“或者我可以骗一骗奥士卡叔叔，我和他走了一段路之后，再设法逃走。是的，这倒是一个办法。”他心里想。

“你现在可以来了。”强盗真的不耐烦起来了。他真的愿意把这事情快快做个结束，好让他今夜仍摊在汉堡那张床上面。

“我搀你过来，……”他向维夫力伸出手来。

“好呀，我马上就来。……”维夫力脸上的肌肉忽然更加紧张起来。他斜着眼睛对着整个车站扫过去，一个火车头拖着好几列货车正对着他站着的这座铁桥开来。

“你为什么还不来？”奥士卡叔叔这样催他。

“是的。……”维夫力把下面那些铁轨呆望了一下，向两边伸出他的两条膀子，用来保持他身体的均势，这样走到铁桥的尽头。上身向下一蹲，手按着铁桥的边边上，整个人一边爬下去，一边伸手抓住这个铁桥架子最后那一根横铁条。开始是一只手，后来是两只手抓紧了这根横铁条，象荡秋千一样地在半空中忽前忽后地荡起来。这时候那辆火车头刚好到了铁桥下面，跟在火车头后面的，最先

是两三列冷气储藏车，接着就是一列列的煤炭车。维夫力看见冷气储藏车已经过完，他一放手，整个人便掉到煤炭车上面去了。……

“小鬼，你疯了吗？”奥士卡叔叔扭歪着他的红脸说。

他这句话，维夫力根本没有听见。

几分钟之后，奥士卡叔叔从站上一个管理员口里知道了一些关于行车的消息。他把一根雪茄烟塞在管理员手里便走开了。他来到附近一间餐馆里面匆匆忙忙地喝了两杯甜酒，便和他的当地朋友通电话。通完电话，立刻跨上他的机器脚踏车走了。

奥士卡叔叔来到综合车站后面的一条横街上面，便停下来。好些孩子在一个骑马的铜象底下打架。他看都不看，便走进一所好几层楼的古老的灰色房子里面去了。经过由汉堡到汉诺威象打猎一般的追逐，和在那座铁桥上面象做戏一般的表演，他虽然是个强盗，他也不能不感觉得疲倦。

火车到了莱尔太，第一次停下来，挂上了好几列货车之后，又在大平原上爬着前进。

秋云象一举腌臜的破布一样在天空中飘落，火车两旁那些高高低低的树，受不住风的压迫，顺着风弯下腰来。

隆隆的飞机声响起来了。从碧云蓝天的那一边来了一架象小鸟一样的飞机。飞机的翅膀下面闪着一条象银色带子一般的银光。一眨眼它又飞进浓厚的云层里面去了。

维夫力目送那架飞机进入了云层之后，望着那些象帆船一样随风飘荡着的浮云，又望着空中那些毫无气力的黄叶，向着平地坠下去。他很安静的躺在煤炭上面。那一双当他跳下来跌破了的手，现在不痛了。风吹着他那擦破了的额角，他也感觉得很愉快。

“我对他坚持到底。”维夫力自言自语地说。“我胜利了。”他感觉得自己是和鞭打着那些浮云的天风同一样自由，象在天空中自在飞行的飞机一样无拘无碍。

当他从铁桥上跳到最后那一列煤炭车上面的时候，除了奥士卡叔叔之外，没有一个人看见他。他心里想:“奥士卡叔叔看见又怎么样！难道他还有方法可以把我追回去吗？”

安德士曾经说过:“你不要这样蠢。”他不是蠢，一点都不蠢，到了最后那个要紧关头，他把他所有的聪明和勇气都用出来了。假如安德士看见，还会说他蠢吗?

维夫力的眼睛闭起来了，他在这个露天的煤炭车厢的一个角落里睡着了。这次他没有做恶梦。等他醒来，车子已经停在伯劳恩舒淮克车站。这个煤炭车厢差不多装

着四分之三的人造煤砖，搬动起来很方便。他躺着搬动这些人造煤砖，使自己可以躺得更加低些。这时候他只有一个思想：不要被警察看见。

他没有被任何人看见。一个钟点之后，车子又开出车站了。满山都是绿树的呃连山出现在他眼前，一排排的绿树在他两旁飞过。他现在深切体会到他奋斗得来的自由的幸福。他私下发了一个誓：无论如何要保持自己的自由。

天忽然阴暗起来，黑云愈来愈低，雨点下来了。最先是一点点的雨点打在他的脸和他的甲克上面，很快便变成了一条条的水泉从他的头顶流下来。他拿出了他那块手帕，每一个角打了一个结，当作帽子戴在头上。他打起喷嚏来了。他在逃走的路途上，一下子冷，一下子热，这对于他的健康当然是很不利的。现在他的身体冷得发抖了。

“你不要这样蠢。”安德士这样对他说过。他知道：这车子是开到民主德国边界黑连斯特去的。他要试试看，民主德国那边是不是比这边好些。到了夜里，他要偷偷地走到那边去。安德士说：“那边有的是工作，将来你可以住在工人宿舍里面。……”这话是否靠得住，他到了那边自然会知道。

雨越下越大了。他坐在潮湿的煤炭上，觉得很难过，他站起来，把粘在他身上的炭块扫下去。他偶然抬起头

来，看见一部机器脚踏车，好象隔着一重薄纱一样，在铁路旁边的马路上拖泥带水地走动着。现在他看见那部机器脚踏车走过一个水洼子，那些泥水直射上来，射到坐在车子上面的那两个人身上。

维夫力幸灾乐祸地笑起来了。为什么要在水洼上冲过去，射得满身都是水呢？这完圣是自作自受。忽然间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已经来到嘴唇上面的笑声，被他倒咽下去了。

他望见坐在机器脚踏车上面的，不是别人，正是奥士卡叔叔。坐在他后面的那个男子，他不认识。

真的是那个强盗又追到这里来吗？维夫力真想不通。他怎会知道车子是开到这边来的呢？就算他知道，他怎能够这样快便追到这里来呢？

维夫力躺下去之后，又把头抬到车厢的板壁上面，很细心地望了一望。哪里有机器脚踏车的影子？现在他大声笑起来了。他的笑声几乎把行车的声音都盖住了。这叫做活见鬼。不是活见鬼是什么？实在是奥士卡叔叔追他追得太久了，在他的心目中已经变成了任何一幅风景不可能没有一辆机器脚踏车；还有，凡坐在机器脚踏车上面的，也不可能不是奥士卡叔叔。

维夫力真的是活见鬼吗？不是的，他并没有看错。

奥士卡叔叔在汉诺威那所灰色房子里面并没有停留多久。一个骨瘦如柴的男子很快便陪着他走出来了。

他对那男子说：“脱狱，我们可以追得上他。每班货车要在伯劳恩舒维克停留很久。象莱尔太这样小的站，它都停下来。它开行的时候，也走得很慢。”

“不见得吧，”脱狱说。

“你这个老鸦嘴向来是没有好话说的。”奥士卡叔叔现在开车了。“我们一定要把他赶上。我在车站上问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半路上不发生障碍，我们可以和那一班货车同时到达赫连斯特。货车在半路上往往还有意外的耽搁。我们要利用这一点。”

“到赫连斯特么？”脱狱显出很担忧的神色。“那边满天满地都是警察。”

“我们非把那小鬼干了不可。我们的生死存亡都掌握在这小鬼手里。他把我们告发起来，我们大家都完蛋了。”

奥士卡叔叔那批贼朋友平时都佩服他的镇静。这一次他一点都镇静不起来了。他驾驶着那辆机器脚踏车风驰电掣一般地穿过马路，跳过田野，飞过桥梁。每经过一个乡村，真的是鸡飞狗跳墙，整个村子都飞着沙石和泥浆。

是的，在维夫力·哈尼把他们告发之前，他们非把他干了不可。那小鬼从铁桥跳走了之后，奥士卡叔叔以为只有空手回去，承认自己没有方法完成老板交给他的任

务。他忽然想起了脱狄，他还记得他的电话号码，他于是乎有了绝处逢生的希望了。他和脱狄已经做了十年打家劫舍的朋友。这个脱狄在每一次大行动之前，总要说出许多困难、许多怀疑和一些不吉利的话；但是到了事情已经发动起来，不管怎样困难的事情，他都可以替你办得妥妥当当。奥士卡叔叔承认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尽管他那个老鸦嘴会对你说出一些极不好听的话，尽管他是有他的怪脾气，但是他答应了你做一桩事情，你绝对可以放心。这是没有别的话可说的。

雨差不多完全停止了。维夫力把他那些湿得粘住两边太阳穴的头发用手抹了几下。他心里想，很快我就可以看见边界了。我看见了边界，只要走几步……忽然，他想起了舒太凯。是的，他曾经帮助那批强盗，害了舒太凯的性命。以后他再不会做这种犯罪的事情了。

他们那边或者会把我送进教养院里面去。安德士说：他们那边是不会打人的，后来还可以派到工厂里面工作。这样好的机会，我要好好地学习，维夫力心里想。我要做一个化学工人，或者五金工人。他们会不会让我做一个五金工人呢？我父亲是一个车床工人。我也很愿意做一个车床工人。这是一份很好的职业。我到了那边，我要请求学习做车床工人。

我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我要买一套现成的衣裳。象我现在穿的，实在是太不象样了。好的鞋子我也要买一双。有时候还要看看电影。我还要到游泳池里面洑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大概不会不让我学习的吧。安德士说，他们会让我学习。或者我还可以进学校念书，进他们的什么夜校。那时候我要买很多的书。在工人宿舍里面，我在墙上钉一块板，把那些书都放在这块板上面。……

他躺在煤炭上把他未来的生活想了许久，他的新生活，辛苦斗争得来的新生活，他现在已经热爱着、思念着的新生活。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个人，他心里这样想着。车子忽然停下来了。

他在煤炭车厢上向前冲了一下。他听见皮靴子在铺着碎石的路上走动的声音。他听见一个人大声叫起来："到边界了，快来检查！"原来这里就是赫连斯格车站。

维夫力想不到这样快便到了目的地。他由煤炭车厢跳下来，才走了十来步，便被一个人从后面把他抓住了。

"我要把你带走。"那个人说。"在货车上旅行是不许可的。"

这不是警察吗？他要做一个规规矩矩的好人的美梦，就做到这里为止吗？难道一切都要恢复原状，开倒车开回

去，重进教养院那扇铁门吗？维夫力好象看见那个教养院院长用讥讽的口气笑着对他说：“又回到我们这边来吗？是的，谁走进来之后……”不，维夫力无论如何是不回去的。

“你为什么躲在煤炭车厢上面？”那个警察问他。他不回答。他拿定主意，不管你怎样问，我就是一个不回答。无论如何，我要保持我的自由。那个警察紧紧地拉着他的手向前头跑。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那警察。

维夫力心里想：从你手里我也会逃出去，如同我从奥士卡叔叔手里逃出来一样。你看好了，我总有办法防卫我的自由的。他当下便留心看着这一带的地形，准备一有机会，立刻逃走。这一带的地形太平了，人们一眼可以望得远远的。但是那一边，在那些木房子后面，那里他一脱身便可以逃走。你有本事，你来抓我好了。

那警察把他带到第一座木房子里面。原来这里就是西德边区的警察派出所。维夫力决定现在还不逃走，有了好机会他才逃走。他想：我要做一个规规矩矩的好人；这个志愿你们不能够阻止我，你们睁大眼睛来看好了。

派出所里面开着一盏昏暗的电灯。墙上挂着日历，日历上还印着一幅非常模糊的山水画。日历下面挂着一份行车时刻表。一排木栏杆把派出所分成两边。这里除了两张凳子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

在那边的写字台面前坐着警察分局长格莱克，矮胖的身材，两撇板刷一般的胡子。“什么，又抓到了一个小流氓。”

“是的，分局长!”稽查员把维夫力拉到栏杆前面。

“要在这里处理吗？”分局长格莱克有些不高兴的问。把他送警察局好了。时常都是这些讨人嫌的小鬼。”

“报告分局长，没有审问记录……”

“我知道，但是现在……你看见的，我正在处理一桩要紧的事情。你先把他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关起来好了。”分局长说完，就把烟斗送进自己嘴里去。维夫力毫不抵抗地让稽查员把他带走。

奥士卡叔叔和脱狱辛辛苦苦地赶到赫连斯格车站，哪知那一班货车已经检查完毕了。

“该死的!”脱狱说。“我不是老早说过吗？”

“闭起嘴来，你这个老鸦嘴!”奥士卡叔叔气得那张红脸都肿起来了。他恨不得打脱狱一个耳光。如同大多数强盗一样，他也很迷信。“许多事情都是给你这个老鸦嘴说坏了的。”

他脸上忽然又有了笑容，两个眼睛欢喜得凸出来，那两片嘴唇开展得宽宽的。他看见稽查员拉着维夫力到派出所里面去了。

“脱狱，”本来要给脱狱一个耳光的手，现在放在脱狱肩膀上了，“快些来!”

他们把那辆机器脚踏车安置在四周围有矮树围着的一棵树面前，从这里他们可以望见警察派出所的门口。

维夫力被关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他站在窗子前面，面对着外面的暮色。那些倒插在十一月天空里的树枝，表现出一些鬼的气象。几个乌鸦从树枝上飞走了没有多久，又飞回来。车站那边响着火车头的汽笛。

维夫力一点都不悲哀，满脸顽强的气概。他把嘴唇咬得紧紧的，两只手在裤袋里握着拳头，一边望出去，一边想他的逃走计划。或者由这里到警察局去的路途上可能有逃走的机会。

稽查员把门打开来对他说：“出来，我们要把你的身份记录下来。”维夫力慢慢地跟着走。

“你叫什么名字？”分局长格莱克问。稽查员手里拿着自来水笔，面前放着一张空白的审问记录，维夫力不回答。

“你如果不回答，你准备吃板子好了。”

维夫力把嘴动了一下，但是没有说话。

“请示分局长，我好不好这样记录：犯人拒绝口供。”

“这个该死的审问记录。”格莱克大声骂起来。“把他

送到警察局算了。……”

“报告分局长，我们要把手续办好。……”

维夫力眼望着那扇门。忽然，那扇门打开来了。一个骨瘦如柴的男子走了进来，一直走到维夫力面前。“维夫力，我找你找得好苦，”他说，“原来你闹到这里来了。”

“你是谁？”维夫力很诧异的问。“我不认识你。”

“哈，哈，哈!”那男子笑起来。“他不认识我，他连嫡亲叔叔都不认识了。”

“你走进来做什么？”分局长用怀疑的眼光把那男子打量了一番。“你不要同这个拘留起来的犯人说话，这在法律上是不许可的。”

“对不起得很，警察局长。”那男子弯着腰说。“这是我的侄子。他从家里逃了出来，我找了他三天，找到这里才把他找到。我谢谢你把他拘留起来，警察局长。”

“你的侄子？”格莱克由维夫力脸上望到那男子的脸上，很严厉地说。“你叫什么名字？你能证明你和这鬼孩子是有亲属的关系吗？”

原来这个瘦男人就是脱狄。

脱狄对着分局长弯腰，非常恭敬的说：“我叫艾连夫力·舒耐德，住在汉堡，这是我的身份证。”分局长把身份证大略看了一下，便交回给他。“至于我和维夫力·哈尼的亲属关系，我一时拿不出什么证明文件。或者这一份证

书，教养院方面承认我对于他是负有教育责任的证书，可以算是一份证明文件。”他说时把那证书放在桌子上。

“出院证书。”分局长照样念了一遍。“你这个侄子进过教养院？那末放出来太早了。他应该在里面多停留一些时期。不是一放出来又做坏事吗？”

“请示警察局长，”脱狄低着头说，“你可以让我把他马上带回去吗？为了他的缘故，我已经三天没有上班。我不能够再续假了。……”

格莱克眼望着稽查员说：“你看应该怎么办？我的意思，就让他带回去吧。留在这里没有什么意思。”

“谢谢警察局长。”脱狄说完，拉着维夫力就走。

“我不认识你！”维夫力不让他拉。“你不是我的叔叔。我没有亲人。”

“他时常会说疯话。”脱狄这样解释。“他有一个非常讨厌的毛病，每次发作起来，什么疯话他都说得出来。”

分局长想了一想，这小鬼是从叔叔家里逃出来的，当然不愿意回去，这是很显然的。但是把他留在派出所里面做什么呢？

维夫力站在那一排栏杆前面。在他身边恰好是一个窗子。这窗子关在那里，外面并没有铁条，也没有铁丝网。离窗子不远的地方，有一些矮树，再过去就是好些松树。他转了一个念头：他们看不见我，他们不能够对着我放

枪，如果我……

一阵打碎玻璃的声响。

分局长连忙举手摸了一摸自己的头。他和稽查员连同脱狄，他们三个人抢着走出房门，你推着我，我推着你地推了一会。等到他们三个走出门外，格莱克挥着手说：“哪里可以追得到他？”

“你把这事情交给我好了。”那个本来叫做脱狄的舒耐德先生说。

维夫力跑得气都接不上了。在黑暗中他看见民主德国那边那个哈尔克电力厂象一座山一样，高耸在他面前。离他不远的地方他已经看见电灯。但是他脚底下不歇地响着黄叶的声音，有时还夹着一些踩断干树枝的声音。他歇下来透了一口气，但是他耳朵边还是响着黄叶和干树枝的声音。

一个黑影出现在他面前。他现在知道，这是和奥士卡叔叔同坐着机器脚踏车赶到这里来的那个男子的黑影。他惊骇得想喊“救命!”但是谁会听见他的呼声？他没命地向前跑，跌倒在黄叶上面，又爬起来，再向前头狂奔。……

“不要走!”那男子叫起来了，维夫力不理他。

枪声响起来了。维夫力听见一颗子弹在他耳朵边飞过。他躺下去一回，又爬起来向前头直冲。

民主德国马梨恩邦工厂的电灯就亮在他面前。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区人民警察派出所里面很暖和。三个人民公安员一边抽烟，一边闲谈。内中一个问维夫力："你肚皮饿吗？"

维夫力一生一世还未曾有过象今天吃得这样得意。他又饱又暖，同时又感觉得疲倦。他睡在一张硬板床上，但是裹在一条非常暖和的被窝里。

他醒了。满房间都是太阳。一个穿着人民公安委员制服的男子，站在他床前弯着腰问他："睡够了吗？"

"睡够了。"维夫力有些不好意思的说："现在我要把我的一切情形告诉你。"

"慢慢地来，"公安委员笑着说："吃过早餐再说。"

维夫力在人民公安员办公室里面足足耽搁了两个钟头。等他走出来，他的脸是滚热的。到他上车的时候，他的眼睛闪着异样的光芒。这部车子送他到他的新的家乡去。他在车子上，对那些站在那里的人民公安员说："已经许可我学做一个车床工人了。"

人民公安委员对他说得清清楚楚，是少年劳动学院，不是监牢，不是教养院。这证明安德士对他所说的话完全是真实的。

統一书号： 10100 · 425
定　　价：(6)一角九分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观者 OCR、校对
2008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二
5:39:58

Ljctt@263.net